

今天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纪念日，他是西方音乐史上继莫扎特之后，第二个靠作曲谋生的人。我们来说说——

贝多芬是穷人还是富人？

□撰文/供图 刘植荣

2020年12月16日是“乐圣”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纪念日。今年全年，世界各地持续举办多种形式的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纪念活动，主要还是密集演出贝多芬的作品，例如，天津音乐厅上演了“贝多芬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全集”，由旅德小提琴家刘芳蕾和钢琴家史博阳分三场演出；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上演了“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12小时音乐马拉松”；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“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16小时马拉松音乐会”。

贝多芬一生创作了722部音乐作品，其中大部分是他耳聋后创作的。听贝多芬的音乐总能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在涌动，而这股力量最终会点燃灵魂深处的火焰。贝多芬挂在居所墙上的一句格言是：“人就是独立的自我，这是一切的源头。”那么，贝多芬是否能做到经济独立？他的经济状况如何？

1 贝多芬一家在波恩属于富裕家庭

1770年12月16日，路德维希·凡·贝多芬出生在德国波恩的音乐世家，祖父是波恩选帝侯宫廷乐队指挥兼男低音歌手，父亲是宫廷乐队男低音歌手。贝多芬的父母生了7个孩子，但只有他和两个弟弟活了下来。

1778年3月26日，7岁的贝多芬第一次公演，从此，音乐成为他毕生追求的事业。

1781年，11岁的贝多芬成为宫廷管风琴师的助手，但没有固定薪水，只是偶尔得到一些酬金。1784年6月27日，贝多芬被正式任命为宫廷管风琴师，年薪200弗罗林，这是

贝多芬人生第一份有固定薪酬的职业。

为便于比较，本文把各种货币均换算成当时欧洲流行的弗罗林。

1789年11月29日，贝多芬的父亲因酗酒被解雇，但仍能得到一笔200弗罗林的养老金。另外宫廷还发给贝多芬两个未成年弟弟定量食品。贝多芬和其父亲也通过教授音乐获得一些收入，这样算来，贝多芬一家每年大约收入600弗罗林，这个收入在波恩能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。他家还雇佣了一个管家，主要是照顾酗酒的父亲。



贝多芬在创作



33岁时的贝多芬



贝多芬用过的钢琴

4 贝多芬从作品委约和题献获得丰厚报酬

贝多芬的不少作品是接受委托创作的，委托人给贝多芬一笔佣金让贝多芬作曲，享受该作品一年的专属演出权，一年后，贝多芬方可处置委约作品，如安排演出和出版等。例如，洛布科维茨亲王支付了400弗罗林委托贝多芬创作《六首弦乐四重奏》。奥珀多夫伯爵支付了5000弗罗林委托贝多芬创作《降B大调第四交响曲》和《c小调第五交响曲》（俗称《命运交响曲》）。

伦敦交响乐协会出价500弗罗林委托贝多芬写一部新的交响曲，即《d小调第九交响曲》（俗称《合唱交响曲》）。维也纳30位达官贵族联合登报公开向贝多芬请愿，请求他一定要安排这部史诗般的交响曲在维也纳首演。贝多芬接受了请愿。1824年5月7日，《合唱交响曲》在维也纳首演，演出被观众4次雷暴

般的喝彩声打断，警方不得不召集大批警察来剧院维持秩序。贝多芬通过把自己的作品题献给贵族也获得了不少赏金。在1809年1月前出版的作品中，接受贝多芬作品题献的有61人，其中53人有贵族封号，占87%。有的贵族专门找贝多芬，要求他把某首作品题献给自己，甚至为得到贝多芬的作品题献互相竞价。

5 音乐会为贝多芬带来不菲的票房收入

作为作曲家的贝多芬财源滚滚，但作为钢琴演奏家的贝多芬同样赚得盆满钵盈。

1796年上半年，贝多芬在波西米亚、萨克森和普鲁士5个月的钢琴巡演让他发了一笔小财，贝多芬给最小的弟弟写信说：“我能赚到非常多的钱。”普鲁士国王腓特烈·威廉二世两次听他演出，并赏给他一个黄金烟盒，里面还装满金币。萨克森选帝侯也赏给他一件黄金礼物。

1800年4月2日，贝多芬在维也纳宫廷剧院举办的音乐会取得巨大成功，票房收入颇丰，他便雇了一个仆人，还养了一匹马。就在这时，里奇诺夫斯基亲王还殷勤地送上一笔600弗罗林的年金。

1803年4月5日，贝多芬在维也纳公演的《D大调第二交响曲》和《c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》，他不但是钢琴师也是指挥，这场音乐会让他把1800弗罗林收入囊中。

贝多芬1803年创作的《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》（又名《英雄交响曲》）本来计划题献给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拿破仑·波拿巴，拿破仑1804年称帝后，贝多芬在封面上划掉了给拿破仑的献词，气愤地说：“他（拿破仑）只不过是凡夫俗子！他要践踏所有人的权利来满足他的野心，把自己置于他人之上，要成为一个独裁者……可惜我对战争不像对音乐这样内行，不然我会打败他！”然后，贝多芬把作品献给了洛布科维茨亲王，并于1805年4月7日在维也纳首演，洛布科维茨亲王赏给贝多芬2000弗罗林。

贝多芬把《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》手稿交给出版社时，在封面上下写：“英雄交响曲，为一位英雄而作。”2016年，《BBC音乐杂志》根据全球151位知名指挥家的评选结果宣布，《英雄交响曲》是“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交响曲”。在这份20部交响曲的榜

单上，贝多芬有5部交响曲上榜，其他4部是《d小调第九交响曲》（俗称《合唱交响曲》）位居第二，《c小调第五交响曲》（俗称《命运交响曲》）排第11名，《A大调第七交响曲》排第16名，《F大调第六交响曲》（俗称《田园交响曲》）排第19名。

1808年，贝多芬在维也纳演出了32场，从他的演出场次可知，演出为他带来丰厚的收入。

1814年7月18日，贝多芬谱曲的歌剧《费德里奥》定稿版首演时一票难求，贝多芬为了让演出收益最大化，宣布赠票全部作废，要看必须重新买票。18岁的作曲家弗朗茨·舒伯特为买这部歌剧的门票，卖掉了自己心爱的课本。

贝多芬也举办慈善义演。1813年12月8日，他亲自指挥演出自己创作的《威灵顿的胜利》（又名《战争交响曲》）和《A大调第七交响曲》，将4000多弗罗林的门票收入全部捐献给伤兵。

2 贝多芬在维也纳靠赞助便过上“中产”生活

1792年11月2日，贝多芬离开出生地波恩到维也纳向海顿学习作曲，波恩的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·弗朗西斯负责资助，每年500弗罗林；另外，贝多芬宫廷管风琴师的工资照发不误。当时，维也纳中产阶级每年的开销大约是775弗罗林，也就是说，贝多芬仅靠选帝侯的资助就能在维也纳过上不错的生活。

1793年12月18日，贝多芬的父亲去世后，每年200弗罗林的养老金由贝多芬继承，这样，贝多芬在维也纳，每年能从波恩宫廷得到900弗罗林，再加上他教授钢琴课每年有800弗罗林的收入。凭这两项，贝多芬每年有1700弗罗林进账。

维也纳当时有个由贵族组成的“骑士联合会”，其职责就是资助有发展前途的艺术家。贝多芬到维也纳后，最早是通过钢琴即兴演奏出名的，并很快得到骑士联合会的赏识，不少成员解囊相助。

1809年3月1日，为把贝多芬留在维也纳，3名贵族拟定的一份合同承诺，如果他不离开维也纳，则向他提供4000弗罗林的年薪，具体是金斯基亲王承担1800弗罗林，鲁道夫大公承担1500弗罗林，洛布科维茨亲王承担700弗罗林，合同上写着：“向贝多芬先生提供这样的条件，为的是让他不必为生活必需品担忧，让他伟大的天才不因此受困。”

1815年年初，贝多芬有14400弗罗林进账，其中包括赞助人过去拖欠未发款7000弗罗林，演出收入4000弗罗林，还有3400弗罗林是宫廷提供的生活保障金。这一年，维也纳中产阶级的收入不到1000弗罗林，贝多芬一个人的收入抵得上14个“中产”。

贝多芬虽然得到一些贵族的慷慨资助，但他刻意与他们保持距离，认为“友谊的基础需要灵魂和心灵的极大相似性”，并强调：“我喜欢刚正不阿，艺术家应洁身自好。”



贝多芬《英雄交响曲》手稿封面

3 “作品1号”出版利润相当于“中产”一年的收入

在法国大革命以前，欧洲艺术家的名声虽大，但社会地位低，音乐家一般在宫廷或教会里服务。贝多芬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，他不愿被权贵“包养”，他是西方音乐史上第二个靠作曲谋生的人，在他之前的莫扎特也是靠写曲子谋生，但莫扎特主要是靠作品委约获得佣金。

1795年上半年，贝多芬要出版他的3部钢琴三重奏，即《降E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》《G大调第二钢琴三重奏》和《c小调第三钢琴三重奏》，这三部作品合订一册出版。贝多芬与维也纳的阿塔利亚出版社约定，他与出版商分摊版费，首版作者包销，收入归作者；以后的重印向大众发行，收入归出版商。1795年5月9日，贝多芬在《维也纳日报》刊登征订广告，每册定价5弗罗林，广告连发3天，共得到249位订户。

这本被编为“作品1号”的乐谱印刷成本是每册1弗罗林，每册净赚4弗罗林，而贝多芬分摊的212弗罗林的制版费估计也是由里奇诺夫斯基亲王支付的，该亲王自己也订购了20册，当然，这部作品就是题献给他的。这样算来，贝多芬的“作

品1号”首版至少发行了268册，净赚1072弗罗林，这是维也纳中等收入者一年的收入。

1801年3月28日，贝多芬配乐的舞剧《普罗米修斯的生民》在维也纳宫廷剧院首演后引起轰动，贝多芬声名鹊起，众多出版商争着出版他的作品，而且都是预付稿酬，他得意地说：“我一部作品可卖给六七家出版社，我要多少钱，出版商就给多少钱。”

定居在英国的意大利音乐家、钢琴制造商和出版商穆齐奥·克莱门蒂为获得贝多芬部分作品在英国的版权，预付给他2600弗罗林稿酬，可见贝多芬同时又把这些作品卖给维也纳的出版商获得1500弗罗林稿酬。

贝多芬的《D大调庄严弥撒》1823年完稿后，至少卖给了8家出版社，每个出版社预付给他1000弗罗林上下的稿酬，可没有一家出版社拿到这部作品的手稿，直到1825年1月，这部被他称作是“最佳大作品”的手稿才交给朔特出版社。与此同时，贝多芬也在策划这部作品定制出版，供私人收藏，定价是每次250弗罗林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、法国国王路易十八和鲁道夫大公都是订户。

6 有了经济自主权才敢对权贵说不

有了经济自主权，贝多芬才不至于寄人篱下，靠权贵的施舍活着，这样才能实现创作自由，创作出激发并提升人类理性的作品，而不迎合权贵的口味歌功颂德。贝多芬说：“在艺术世界里，和所有创造活动一样，自由和进步是主要目标。”

贝多芬虽然得到了不少贵族的赞助，但他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交易而已，贵族拿出点钱给他，他把作品题献给贵族，让他们感到享受到了一种荣耀。所以，贝多芬并不趋炎附势，崇拜巴结权贵。他对一个亲王说：

“亲王，您之所以是亲王，是由于您偶然的出身；而我之所以是我，是由于我自己的努力。亲王现在和将来有无数个，而我贝多芬只有一个！”

耳聋后的贝多芬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，有一次他试图把一把椅子砸在里奇诺夫斯基亲王的头上，他甚至站在洛布科维茨亲王的宫殿门口破口大骂：“洛布科维茨是头蠢驴！”

当然，贝多芬对权贵的不敬也导致他赞助的损失，被他臭骂的里奇诺夫斯基亲王中断了600弗罗林的赞助。贝多芬似乎并

不在乎这点钱，因为稿酬、委约佣金和演出收入足够养活自己。

贝多芬和哲学家歌德互相仰慕已久，两人相约1812年在波西米亚见面。一天，他俩拉着手散步，见一队皇室成员从对面走来，歌德挣脱了贝多芬的手，恭敬地站在路边恭候并向皇室队伍脱帽致敬。贝多芬则不以为然，正了正帽子，昂首阔步朝皇室队伍径直走了过去，反倒是皇后和皇太子主动向他打招呼致敬。此时的歌德，正手拿礼帽眼睛瞧着自己的脚面深深弯腰鞠躬。

贝多芬一直担心自己的钱不够用，这可能主要是为了侄子的前途考虑，他临死前还给伦敦交响乐协会写信哭穷说自己手头紧，要过不下去了。1827年3月15日，他收到了伦敦交响乐协会寄来的1000弗罗林。

1827年3月26日，一生与命运抗争的音乐巨擘贝多芬与世长辞，享年56岁。贝多芬的遗产只拍卖了10200弗罗林，因为不少值钱的遗物被人偷走了。

我不卖画

□流念珠

著名画家张士莹，生性淡泊名利。2009年，他做出了一个决定：从此以后不再卖画。那之后，每天依然有很多人打电话到张士莹家里求画。刚开始，张士莹接起电话之后还会和对方说明自己只是纯粹不想卖画而已，没有别的原因。可接过几次电话之后他发现，自己越解释对方越是不解。

有一次，一名中年男子打来电话求画。张士莹拿起话筒说：“我不卖画。”

对方想一探究竟：“我能知道原因么？”张士莹还是那句：“我不卖画。”

“难道是您身体不舒服？”“我不卖画。”

“还是有什么苦衷不方便告诉我？”“我不卖画。”

几个回合下来，对方以为为话机按到了复述键，只好收线。

打这之后，凡有求画者打来电话，张士莹都如法炮制，无论对方说什么，他都以一句“我不卖画”作为回应。这一招果然有用。当张士莹的“我不卖画”轶事在圈子传开之后，大家都知道他真的不再卖画，也都不去纠缠了。

有朋友问张士莹：“你这样拒绝也未免太生硬了吧，不解释解释？”

张士莹说：“我很清楚我不卖画的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我不想卖了。可别人未必清楚，所以他们打来电话时势必会一条一条地询问我不卖画的原因，这个时候我如果逐条去解释，只会浪费双方的时间。不如干脆一点，回应他们一串‘我不卖画’，才能在最短时间内断了他们买画的念想。”

张士莹的聪明在于跳过“先解释后拒绝”的常规，不加一句解释就直接拒绝。这样的拒绝虽然有点不近人情，却不拖泥带水，最简单也最有效。

朋友与敌人

□且庵

在《霜红龛集》中，傅山论及交友之难，以为轻率交友，最为累人：“独行之士，看着孤陋，其善德远辱之妙，真不可测。故认得一人，添得一累。”我的朋友很少，青主这一番话，于我心有感戚焉。

朋友很少，原因当然在我，一是迂，一是懒。迂，是把朋友二字看得太认真；懒，人家就以为是冷淡和无礼。如此，朋友自然就少。少就少，朋友又不是以多少论的。爱交朋友的人有一句口头禅：“多个朋友多条路。”我听了颇不耳。古人也有一句口头话论朋友：“相见亦无事，不来常思君。”这个我就很喜欢。

有一回在路边听到人家聊天，一人大声骂道：“什么朋友，都是狗屁！”我在一边只觉好笑，朋友怎么会是狗屁，是你把狗屁当朋友了。前些年我曾一时感叹写过几句话：“在某个地方，我没有朋友没有敌人，没有朋友，是我配做人家的朋友，没有敌人，是人家不配做我的敌人。”话虽说得愤激，却又不是假话，做人家的朋友，做人家的敌人，都不是你想做就做得了的，都要配。所以在我看，世上所谓的朋友和敌人，真的都少得很，都是冒充的多。人一生中能有几个真朋友和真敌人，都不容易的。有真朋友固然幸甚，有真敌人却也大可欣慰，棋逢对手，这才有意思呢。



无题(幽默画) □王原

认真临摹完！一个人如果做事不有始有终，他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！

调整时间

(外一则)

□文/安东尼·德·梅勒 译/夏建清

每天早晨，一家工厂里的领班在上班途中，总要在自家钟表店前驻足，调整自己手表的时间。

钟表店老板注意到这个人，终于有一天，开口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，领班说他在附近的工厂上班，他负责每天下午5点钟准时打下班铃，他希望时间要准确。因此，每天上班路上经过钟表店的时候，就按照店里那只大钟调整自己手表的时间。

钟表店老板听后“哈哈”大笑，他说：“每天下午5点，我听到附近工厂里的钟声，就赶紧调整那个大钟的时间。”

嘲弄的笑声

曾经有一位大师，被众人奉为神明。每天，很多人来找大师，希望得到大师的点化或祝福，当大师说话的时候，人们竖起耳朵凝神静听，生怕漏掉

一个字。不过，众人中有个不识时务者，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刁难大师的机会。如果大师失言，他就会指出，并发出嘲弄的笑声，那些信众们视这个家伙为恶魔。

终于有一天，这个“恶魔”没有来，有人说，他病死了，众人长舒了一口气，心底里暗暗高兴：以后在大师论道时就不会有人打断了，这个该死的家伙再也没有机会去指责大师了！不过，众人表面上还是平静如常。

大师听说这件事，表现出很悲伤的样子，有人问大师是不是因死者的死亡而伤心，大师说：

“不是，我们的朋友已经升入天堂，我不会为他难过。我是为自己而悲伤啊。虽然我身边不乏崇拜者，但是他却是唯一挑剔我的，我害怕，他走了之后，我会停止成长。”